

【风华】

今年八月十三是我十五岁生辰，也是行及笄之礼的日子。

我的及笄礼由晋敏长公主主行，皇后为正宾。

前来观礼的诸内命妇与京中望族女眷，鬓影连云，宝马香车在家庙前蜿蜒里许。

东房之内，兰汤沐浴，熏香缭绕。

吉时至，礼乐毕，自外传来礼官曼声长奏，“上阳郡主行及笄礼——”

我着采衣采履，绾双鬟，在司礼女官的导引下徐步走过长长的铺锦礼毡，来到华堂之上，望见盛装的太子妃已在西阶就位。我向主位上的父母与正宾位上的皇后行了跪礼，便起身面南深揖谢宾，步入礼席正坐。

我仰头看着神容端丽的太子妃，悄悄地挑了挑嘴角。

她目光如水，端庄得一丝不苟，亲手将我双鬟散开，拿起盘中玉梳为我梳头。

梳罢，太子妃退至一侧，正宾盥手，皇后与长公主一并步下玉阶。

我屏息垂目，见一双朝凤官履与杏黄鸾纹织金裳映入眼中。

皇后站在我的面前，庄严吟颂，“令月吉日，始加元服。弃尔幼志，顺尔成德。”

她着席正坐，从长公主手中接过玉梳，将我长发绾起，梳作高髻，加以透

彩流光的中央。

少时双鬓散去，冠簪深衣之下，万千光华汇集一身。

父母兄长第一次站在我身后，再无人挡在我面前，张开庇护的双臂。

堂前玉阶长远，似要将我引向漫长得不敢设想的人生，而彼端的人们离我如此遥远。

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年少岁月一去不返。

次日清晨，我早早被徐姑姑催促起身，天未亮就开始着衣、敷粉、梳妆。

今天是我第一次以成年女子的身份，去给父母请安。

妆成，徐姑姑为我加上玉色连枝披帛，含笑退至一侧，让我转身看向立地鸾镜。

镜中人斜梳螺髻垂步摇，白素为裙，烟霞为襦，腰采窄束，玉带缠帛……我笑着在镜前旋身一转，衣带飞扬撩起幽幽香气，“今日熏的什么香？”

我抬袖嗅去，诧异熏香与往日不同。

“郡主且看脚下。”徐姑姑笑道。

尘香履上薄玉为花，履底有蔷薇香粉，从莲瓣镂空中细细印洒。

“真巧的心思！”我欣喜跃然，玩心忽起，提起裙摆在地上踩出淡淡蔷薇色的印子，仿若无数花朵绽开尘中，一路轻灵地随我向回廊开去。徐姑姑和侍女们在后边匆忙相随，叫着“郡主慢些”，我佯作没听见，将她们都抛在身后……

恰是雨后初晴，清晨的微风吹落廊外桂花，纷纷扬扬，洒落一地细碎香蕊。

待我转过东廊，迎面便见了哥哥——漆纱小冠，白衣广袖，手持犀柄麈尾翩翩而来。

他驻足廊下，将我看了又看，一双斜飞的秀眉挑得老高，“谁家女儿生得这样俊俏，可比我家的野丫头美多了。”

我高扬起头，学他挑眉的样子，“这又是哪里来的轻薄儿，惯会装模作样！”

“啧啧，凶起来也是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他越发装腔起来，乌黑眸子透



后宫是帝王家事，朝堂上两大权臣世家的争锋，乃是国事。

谢氏与我的家族曾经相抗多年，姑母在宫中最大的对手也是谢贵妃。但谢家到底是争不过的，他们终究渐渐失势——历来与琅琊王氏相争的人，少有善终。

琅琊王氏，自开国以来，一直是士族首领，与皇室世代缔结婚姻，执掌重权，在世家中声望最盛，鸿儒高士层出不穷，衔领文藻风流，深受世人景仰，是为当世第一高门。

自王氏以下，谢氏、温氏、卫氏、顾氏，四大望族同为中流砥柱，士族高门的风光，一直延续到肃宗时期。

当时三王夺位，勾结外寇发动叛乱。

那场战争整整打了七年，士族精英子弟，多半都热血激扬地上了沙场。

太平盛世之下，谁也没有想到，那场仗会打得这么久。

鲜衣怒马的贵族子弟只想着驰骋沙场，建立不世的功业，可多少年少才俊，最终却将他们滚烫的热血和鲜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疆场。

大劫过后，士族元气尽伤。

连年征战，致使农耕荒废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更遭逢经年不遇的大旱，死于饥荒和战乱的黎民数以万计。士族子弟不事稼穡，代代依赖田产农租为继，骤然失去了财力支撑的世家，再无力支撑庞大的家族，门第倾颓于一夕之间。

乱世之际，寒族出身的武将，却在疆场上军功累升，迅速掌握了兵权。昔日备受轻慢的卑微武人，逐渐接近权力的顶峰，与世家分庭抗礼。

那个煌煌盛世的时代，终于一去不返。

数十年争斗下来，各个世家纷纷失利，权势不断地被并吞着。最终剩下的不过是王谢顾温等寥寥几家，外抗武人，内里又自争斗，其中尤以王谢两族结怨最深。

王氏族系庞大，从琅琊故里到京师朝堂，从深宫内闱到边塞军帐，均有王氏盘根错节的势力，深植在整个皇朝的根基之中。尤其到了这一代，王氏既是后族，又居宰辅，更兼兵权在握。我的父亲以两朝重臣，官拜左相，封靖国公。而两位叔父，一个统辖禁军，拜武卫将军；一个主理河运盐政，远镇江南。甚



至朝野上下乃至各地州郡，广布父亲的门生。

要想轻易动摇我的家族，只怕没有人可以办到，连皇上也不能。

我真正明白王氏作为门阀世家之首，权势之强横，正是在谢贵妃死后。而贵为皇子的子澹，在母亲刚刚故去之时，便被一道诏书，逐出宫廷。

按礼制，母丧，守孝三年。

昔日皇家并没有严格恪守此制，往往其只在宫中服孝三月，便可从宗族中择人代替自己，往皇陵守孝至期满，只是若要婚娶，仍需三年孝满。

然而，谢贵妃丧后，一道懿旨颁下，称子澹纯孝，自请亲赴皇陵，为母守孝三年。

姑姑行事之强横，是我万万没想到的——她想拔去子澹这眼中钉已有多多年，如今谢贵妃一去，她再无忌惮。

无论我跪在昭阳殿外如何哀求，姑姑都不肯改变心意。

我知道姑姑从来不愿让王氏女儿嫁给子澹，不愿谢贵妃的儿子因联姻得到更多庇护。可是子隆哥哥已经是太子，是不可动摇的东宫储君，子澹与世无争，对帝位绝没有一丝非分之想，我不明白姑姑为何还要忌惮他，连容他在父皇膝下侍奉尽孝都不肯，定要将他远远逐走，将他带离我的身边。

生平第一次，我不愿相信昭阳殿里戴着凤冠的人是我嫡亲的姑母。

我在昭阳殿外跪到深宵，惊动母亲夜入中宫，姑母终于出来见我。

她高高在上的神容不见了往日慈爱，眉梢眼底都是冷硬。她抬起我的下巴，“阿妩，姑姑可以疼你，皇后不能疼你。”

“那就求您多做一次姑姑，少做一次皇后。”我强忍着眼泪，“只这一次。”

“我十六岁戴上这后冠，何尝有一日能脱下。”她冷冷地答。

我僵直了身姿，泪如雨下，任凭母亲垂泪相劝，也不甘罢休。

姑姑向我母亲低下了头，看不清她的神色，只听她低声说：“长公主，即便今日阿妩恨我，终有一日她会谢我。”

母亲哽咽。

我拂袖起身，退后数步，看着她们华美宫装下悲戚的样子，心底对这冷冰冰、空洞洞的天家尽是绝望，再也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对姑姑缓缓摇头——我不

那黑甲白纓的將軍，勒繮駐馬，右手抬起，身後五百鐵騎立時駐足，行止果決劃一。

他獨自馳馬上前，在十丈外下馬，除盔，按劍，一步步走向太子。

他離我如此之遠，遠到讓我無法看清他的面目，雖只是遙遙望去，却已讓我生出壓迫窒息之感。

蕭綦伫立太子五步之外，因甲冑在身，只屈一膝側跪，微微低頭，按劍為禮。

連低頭的姿態也如此倨傲。

太子展開黃綾，宣讀犒賞的御詔。

朝服莊嚴的太子，身姿修長，金冠燦然。

然而在那一襲黑如暗夜的鐵甲之前，所有的光彩都被奪去，被凝注到那雪色盔翎上，正午陽光照得黑白二色熠熠生輝，似有寒芒閃耀。

太子宣詔畢，蕭綦接過黃綾詔書，起身，轉向眾將，巍然立定，雙手平舉詔書。

“吾皇萬歲。”

這個聲音威嚴沉肅，連我在這遠處城樓都能隱約聽到。

潮水般的五百黑甲鐵騎，齊齊發出震天的三呼萬歲之聲，撼地動瓦，响彻京城內外。所有人都被淹沒在這雄渾的呼喊聲中，而赫赫皇家儀仗的馬匹，竟也被這聲勢驚得局促不安。

左右禁軍無不是金盔明甲，刀劍鮮亮，而這黑色鐵騎，連甲冑上的風霜征塵都未洗去。在他們面前，風光八面的禁軍成了戲台上的木偶一般。

他們才是萬里之外喋血歸來的勇士，曾用敵人的熱血洗亮自己的戰袍。

那刀是殺敵的刀，劍是殺敵的劍，人是殺敵的人。

殺氣，只有浴血疆場、身經百戰、坦然直面生死的人，才有那樣淩厲而沉斂的殺氣。

傳聞中仿佛是從修羅血池走來的人，如今就屹立在眾人面前，凜然如天神。我從不知道，這世間，竟會有這樣的人。

皇家天威，廟堂莊嚴，於我也只是家中尋常，不識畏懼為何物。

刹那间我能想到最委屈，最不情愿的事，自然是与子澹分离——她不要子澹娶王氏女儿，于是终究要我眼睁睁地看着旁人嫁给他吗？

“不，我不愿意！”心中陡然涌上的惊怒惶急令我微微发抖。

“姑姑既知是心中珍爱，为何一定还要我放弃？”我强抑住语音的颤抖。

“因为，你还有比那更珍重的事需承担。”姑姑的目光深凉如水。

“什么是更珍重？”我忍泪反驳，“在姑姑你眼里最珍重的，对我未必重要！”

她眼里只有后位、权势、储君的地位，这些与我何干，与子澹何干？！

“每个人心中珍爱未必相同，抑或都没什么不同，但有一样是相同的，昔日于我，今日于我，一代一代从未改变。什么是最重要，什么又是最值得？”

她在问我，又像是在问自己，深凉目光仿佛穿过了我，投向更遥远的时光。她的语声变得低哑。

“我也曾有极之珍爱的人，他曾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喜悦与伤悲……那喜悦伤悲，是我一人的喜悲，得到抑或失去，只我一人承受。可是另一种得失，远比我一人悲欢更深，更重，终此一生我逃不开。那是，家族的荣耀与责任。”

家族的荣耀与责任。

每一个字都不陌生，却又像从未听过。

听在耳中，如有一柄巨锤骤然击中我的心，发出巨响，久久激荡着。

姑姑眼中有泪光莹然，泪光之下却是冷冷的坚定与决绝。

她缓缓开口，“当年战事方歇，朝中派系林立，四大世家各不相让。我的长兄迎娶了晋敏长公主，公主下嫁带来皇家荣耀，却不足以支撑王氏在朝野之争中的力量。我的妹妹，被许配给年长她许多，却手握兵权的庆阳王，而我必须击败那许多世家淑媛，成为太子妃，日后入主中宫，才能真正撑起家族名望与权威，压倒夙敌的咄咄相逼，使王氏免遭今日谢家的颓败下场。若非如此，你们今日岂能安享荣华，岂能风光无双？”

天地在我眼前悄无声息转暗，曾如琼华仙境一般的世界褪去了颜色，显出底下的灰败。

我从不知道，父母的锦绣姻缘，姑姑的母仪天下，竟潜藏着这一番无奈因由。

前面传来侍卫扬鞭开道，呼喝驱逐的声音。

人群沸腾，潮水般远远向我涌来，只为了看一眼车中突然掀起帘幕的上阳郡主，甚至甘愿被侍卫的长鞭抽打。可隔着两旁仪仗森严，即使挤到近前，也未必看得清我的脸。

他们却仍争先恐后，挤到近处的男子，奋力地推开了前面的人——踮足翘首，如痴如狂。

一个从未见过我一根手指头的男子，为了谁痴狂如此，就为了“上阳郡主”这名头，为了王家女儿的姓氏吗？我想笑，想让他们看个清清楚楚——看看吧，长公主与左相之女，流着皇室与王氏的血脉，名动天下的世家千金，就是这样——一个绝望无措的样子，戴着钗冠，穿着宫衣，维持着可笑的高贵，走在自己也不知去向的路上。

他们看不见，世人眼里只看到马车辉煌的纹章彩饰，只看到我高高在上的影子。

我是谁，是美是丑，是哭是笑，并没有人在意。

如果我不姓王，如果没有生在如此门庭，此刻便不会坐在高高的马车里，受人争睹……或许我会像那个卖花少女，挤在人群中踮脚张望，抑或是某个侍女，跟在马车后面，任由尘土沾衣。

生作坊中作卖花女，还是生作王氏女，原不是我选的，却终归由我承担。

喧哗声中，我握住帘幕，将整幅垂帘掀起，让光亮无遮无挡地照进车中。

四下人潮骤然安静了。

我从锦绣围遮里现身，从大梦里惊醒，在这绚烂秋阳下，看见世间悲喜真容。

人丛中爆发了更热烈的呼声，铺天盖地的喧哗几乎将我湮没。

侍从驱赶向前推挤的人群，侍女们惊慌拉起帘幕，重新将我藏入深深幽暗中。

我跌回绵软的锦垫，靠了车壁，闭目而笑，却连一颗眼泪也流不出来。

我不知自己究竟是怎样回到家中，也不知怎样走进家门，恍惚里我只念着母亲。



此刻只想看见她。

从前庭到内堂，短短一段路，我走了那么久，走得那么艰难。

我到了母亲房前，没见到她的面，却听到了她的哭声。

永远仪态温雅的母亲，竟哭得如此凄厉，仿佛撕心裂肺。

我扶着锦儿的手，只觉脚下的地面直往下沉，天地微晃，整个人却像要飘起来，望着眼前熟悉的庭院，熟悉的门，竟没有勇气迈进半步。

匡啷一声裂响，惊得我一颤。

母亲心爱的双鲤青玉瓶被掷出门外，跌得粉碎，伴随着她的悲声。

“你算什么父亲，算什么宰相！”

“瑾若，身为长公主，你当知这是国事，并非一门家事。”

父亲的声音苍凉无力。

我停步，立在门口，一动不动。

衣袖被锦儿牵住，传来轻微颤抖，我侧头看去，这小小的女孩子被吓坏了。

我想给她一个镇定的笑，却在她乌黑仓皇的眼中照见自己的面容，比她更加苍白惨淡。

母亲的声音嘶哑哀恸，往日雍容尽失，“什么公主，什么国事，我只知道我是一个母亲！为人父母者，谁不是爱儿女远胜爱一己私利？难道你不是阿妩的父亲，难道你就不痛心？”

“这不是私利！”父亲的声音陡然拔高。

片刻冷寂，父亲语声低下去，疲惫沙哑，“这不是我一人私利，我已官至宰辅，还有什么权位可逐……瑾若，你是母亲，是公主，我是阿妩的父亲，也是王氏一家之主，是士族之首。”

他的声音也在微微发抖，“你和我，不仅有女，有家，还有国！阿妩的婚事，不只是你我嫁女，是王氏，乃至士族与权将的联姻！”

“让我的女儿去联姻，去笼络军心，你们满朝文武却做什么去了？”母亲这一句问得凄厉，针一样扎在我心上——是的，娘，这也是我最想问的话。

你们是皇后，是宰辅，却为何要让我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去做皇后和宰相都做不成的事？

父亲良久没有回答——沉默，让我喘不过气的沉默。

我用尽力气说出这句话，膝弯一软，朝父母亲重重跪下。

哥哥猝然抬头，失声叫道：“阿妩！”

父亲转头看着我，像不认识他的女儿。

母亲脸上血色在一瞬间褪尽，她直勾勾地看着我，呓语般地问：“你方才说什么？”

我咬了唇，挺直身子，“女儿仰慕豫章王已久，嫁给英雄男儿，是女儿的心愿，请爹娘成全。”

母亲踏前半步，靠近我，极缓极低地问：“你说你要嫁谁？”

我深吸一口气，“我愿嫁豫章王萧綦为妻。”

耳边脆响，颊上火辣，一阵剧烈的疼痛令我眼前骤暗——是母亲拼尽全身力气的一掌，将我掴倒在地。

我伏在冰冷坚硬的地上，只觉天旋地转，眼前更是人影摇晃纷乱。

哥哥抱起我，张臂将我护在怀中，用胸膛做我的倚靠。

母亲哭叫着在父亲手中挣扎，声声叫着我的名字，“阿妩，你疯了，你们都疯了……”

我没有疯癫。

我倚在哥哥怀中，心里却出奇地寂静，心中更是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

我对哥哥仰起脸，微微一笑，“哥哥，阿妩没有做错，对不对？”

泪滴自哥哥眼中滚出，落到我脸上。

他没有回答，抱着我的手更冷了，却也将我抱得更紧了。

我将脸埋在他胸前，闭上了眼睛。

母亲再也无力挣扎，被侍女扶持着，虚脱般地跌回椅中，掩面饮泣。

父亲过来俯下身，满目悲辛，伸手轻抚我火辣辣的脸颊，“疼吗？”

我侧头，避开了他的手，不愿被他触碰，不愿再被任何人触碰。

赐婚的旨意择日颁下，阖府上下跪迎谢恩。

豫章王迎娶上阳郡主，成为轰动帝京的盛事。

来道贺的人说豫章王英雄盖世，说上阳郡主德容无双。



纵然军情如火，也未必就差了这一时半刻。

堂堂的豫章王，是他自己要求娶王氏之女，要与我的家族联姻。

不管他图的什么，不管在不在乎，总也是他自己要娶的。

我委曲求全，却换来如此羞辱。

一道军情告急的传书，他便拂袖而去，连敷衍周全的工夫都懒得花。

我不在乎他是否跟我洞房，不在乎他是否顾全我的颜面，但我绝不容忍任何人羞辱我的父母，轻慢我的家族。

我站起身，扔下遮面团扇，直往门口走去。

喜娘们将我拦住，有的叫王妃，有的叫郡主，纷纷跪倒，叫嚷着大婚之礼尚未完成，万万不可走出洞房，于礼不合，冲撞不吉。

我陡然怒了，拂袖喝道：“都给我退下！”

众人震慑无言，噤若寒蝉。

我一把推开结彩张灯的洞房大门，夜风扑面，冷簌簌吹起嫁衣红绡。

我踏出洞房，疾步走向前堂，环佩璆珞随急行的脚步撞击摇动。

仆从见了一身嫁衣而来的我，惊得失色，退避呆立，不敢阻挡。

喜堂上宾客都散了，侍从都乱了，人目一派冷清寥落。

我看见堂前有数名甲冑佩剑的武士，当先一人似要闯进来，被人拦阻，一时间人声纷乱。

“将军甲冑佩剑在身，刀兵之物乃大凶，不可靠近洞房，请将军止步。”

“末将奉王爷之命，务必当面禀报王妃。”戎装之人的声音强横不近人情。

我立在堂上，冷声道：“何人求见？”

堂前一静，众人惊回首，见到我俱都呆了。

那一身铠甲的人，竟不跪拜，只按剑低头，朝内欠身禀道：“末将宋怀恩求见王妃，事出紧急，王爷吩咐一应从权，请恕末将甲冑在身。”

我冷冷地看着他，“豫章王有何吩咐？”

那人沉默了片刻，硬声道：“启禀王妃，王爷收边关火漆传书，急告冀州刺史作乱，引突厥犯境，三镇失守，北境十万火急。王爷即刻回师平乱，无暇向王妃当面辞行，特遣属下相告，待得胜回朝，王爷自当向王妃请罪。大局为



【贺兰】

漆黑，颠簸，窒闷。

在笃笃马蹄声中，我醒了过来，我以为我只做了一场噩梦，此时却惊觉自己无法动弹，甚至口中也被塞了布条，发不出任何声音，眼前更是漆黑不见光亮……这是梦，一定只是场噩梦，我要醒来，立刻醒来。

黑暗中，我竭力睁大眼睛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

我用尽全力，四肢却没有半分力气，连一根手指也抬不起来。

心脏急促地跳动着，在窒闷漆黑的空间里回响着，几乎要撞出胸口。

我喘不过气来，冷汗瞬间湿透衣裳。

这是哪里，我在什么地方？

耳边只听见马蹄声急，时有吱嘎碰撞之声，不断颠簸摇晃——我定是在疾驰中的马车上，可这前后左右都是木板，像在一口狭窄的长形箱子里……这难道是，棺木？

只有死人才会躺进棺木，一股寒意蹿遍了周身，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还活着。

除了双手双脚被捆绑得僵痛发麻，我并没有觉出自己受伤迹象——看来我还没死。

是什么人胆敢谋害我？是父亲的政敌，宿仇，或是乱党逆贼……劫掠了我，

对他们有何用？

我一时间又惊又怕又怒。

千百个念头在脑中盘旋纷杂，身子控制不住地发起抖来，恐惧与孤独铺天盖地袭来。

黑暗窒闷中，我发了狂地挣扎起来，拼尽全力想要挣开捆绑，身子却陡然撞上一个软而温热的物事……不，是个人……漆黑狭窄的棺中竟还有一人躺在我身旁！

这令我魂飞魄散，骇得就要从喉中发出惊恐含糊的呼救。

“嘘。”

幽冷语声在身旁响起。

“安静。”

我僵如木石。

“别吵醒我睡觉，若是再将我……将我惊醒……”这语声顿住，异常低弱，带着连连喘息，下一刻却有只死人般冷冰冰的手，摸到我脸颊，令我簌簌颤抖。

这手指划过我的嘴唇下巴，停在颈上，慢慢收紧，“我会掐断你的脖子。”

这是谁，是人还是恶鬼？

我狠狠地咬紧了唇，仍控制不住发抖。

黑暗中却传来急促的咳嗽声，身旁这人，咳得像要死去。

马车疾驰的势头仿佛缓了，外边有人忧切地问：“少主可还安好？”

这人嘶声怒道：“谁叫你停，走，快走！”

马车立刻加速飞驰，颠沛剧烈，撞得我浑身疼痛，一阵阵天旋地转。就连我身旁的恶魔也忍不住低声呻吟，仿佛痛苦不堪，冰冷的手胡乱在我身上游走，抓住我的衣衫，像在忍耐剧烈煎熬。

那滋味像被一条毒蛇缠住。

此时，我冷饿交加，惊恐忐忑，浑浑噩噩。

马车一刻不停地疾驰，我努力维持着清醒，分辨着能听到的声响——有水声、市井人声，甚至风雨之声……一次次昏睡过去，又一次次在马车颠簸中醒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越来越冷，越来越饿，昏沉中，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。

我懒得应声，用力将窗掩好，皱眉看着冒出血珠的伤处。

“你过来！”他喝令。

我只得过去，在离他一步之外小心站定。

他却抓起我的手，看了眼，竟低头张口吮上冒血的伤处。

男子嘴唇的温热印上手背，我惊得猛抽回手，下意识地甩了甩。

他脸色一寒，睨着我，“不知好歹！”

我的脸却热了，羞恼窘迫，低头看手背，只觉被他嘴唇吮过的地方火辣辣的，恨不得剜去。

他盯着我这模样，突然间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。

“少主？”门帘掀动，小叶探身问，被他的笑声惊动，有些惊疑不定。

却听他一声怒喝，“出去，谁要你进来！”

小叶怔在门边，欲语还休地望着他。

他大怒，抓过炕边药碗，向门边掷去，“滚！”

小叶惊骇失色地退出，眼中仿佛有泪。

我远远避到屋角，看着这人，觉得像在看一头被困的野兽。

这几日他伤势好转得很快，虽未痊愈，精神却已恢复大半。

他病中憔悴时还有些令人惻然，一旦精神好转，便越发乖戾莫测，发起火来毫无理由。

他骂走了小叶，仍不解气，越发烦躁不安。

“药呢，我要服药！”他厉声问。

我转身向门外走去。

“混账，我叫你走了吗？”他怒道。

“刚才碗被你砸了，服药总要有碗。”我头也不回地驻足门边。

身后沉默片刻，传来冷冷一声，“在你眼里，我很肮脏？”

我怔了下才明白过来，他是说我嫌恶甩手的举动。

“男女授受不亲。”我只得这样回应。

他没有做声。

仿佛有窸窣之声，我正待回头，腰间蓦然被一双手臂环住，身子被圈入他怀抱。



那一瞥之间，我似乎看见了远处的营房。

脚下穿过数重门槛，左穿右拐，终于停下。风帽被扯下，眼前竟是一间窗明几净的厢房，门外是青瓦白墙的小院。

我讶异，转头张望，却不见贺兰箴身影，只有小叶冷冷立在眼前。

这一整日，小叶寸步不离左右，门外有护卫看守，贺兰箴却不见踪影。

看来平静如死水，水面下看不见的暗流，正汹涌翻腾。

入夜，我和衣而卧，小叶仗刀立于门口。

边塞的月光透窗而入，洒落地上清冷如霜。

“你站一天不累吗？”

我辗转无眠，索性坐起，同小叶说话。

她不理我，目光相触依然冰凉。

我叹了口气。

“我欠你一份人情，你临死若有什么心愿，可对我说。”她冷冷开口。

我想笑，却笑不出，一时间竟想不出有什么心愿。

眼前掠过哥哥、父母和子澹的身影，我抱膝摇头，微微苦笑。

“你没有心愿？”小叶诧异地回眸瞪我。

过往十八年，金堂玉马，锦绣生涯，竟然一无所求，竟没什么心愿可挂碍。

就算有一天，我从人世间消失，父母、哥哥、子澹……他们固然会悲伤，但忘却了暂时的悲伤之后，他们也会继续活下去，在一生荣华后平静终老，没有什么会不同。

“参见少主！”

门外忽有动静。

我忙拉过棉被挡在身前，遮住来不及整理的衣衫。

门开处，贺兰箴负手迈了进来。

身后淡淡月色，映得他白衣胜雪，愈见萧索。

他进来也不出声，只看着拥被坐在床上的我，面目隐在夜的暗色中，如影似魅，不可分辨。

然后他走近床前，拂了拂袖，“你们退下。”

“少主！”



她只是个懦弱女子，没有勇气反抗。被突厥王子玷污之后，她生下一双孪生儿女。”

贺兰箴仿佛在说一个遥远的故事，娓娓道来，唇角犹带一丝笑容。

“她和那一双儿女，被王族看做莫大耻辱。贺兰王从此不肯承认她的身份，将他们母子三人逐出宫外。只有她宫中忠心耿耿的侍卫长一直跟着她，帮她将一双儿女带大，教她的儿子读书习武。”

我望着贺兰箴清秀的侧脸，心中不忍，泛起一丝疼痛。

“她的儿女渐渐长大，母子三人相依为命，过得贫苦艰辛。有一年女儿病得快死了，她带着儿子去向昔日皇族的亲眷求救，他们却指着那男孩子骂孽种，将她赶走。谁知过了多年，突厥王子却派人寻来，强行抢走她的儿子。”

我脱口道：“为什么，他之前不是不肯认这孩子吗？”

他冷笑，“他唯一的儿子战死，没了继承人，才想起当年还有个遗留在贺兰的孽种。”

我沉默。

“那孩子被抢走不久，中原与突厥开战，贺兰夹在两国之间，饱受战祸荼毒，民不聊生。那孩子身在突厥，明知亲人受尽煎熬，却无能为力。”

他仰头，抑不住泪水滑落。

“贺兰城破之前，突厥也被击败，向北方溃逃。那孩子以死哀求，突厥王子才答应他带一支卫队赶回贺兰救母。”他的声音一顿，瞳孔骤然收缩，道出最残酷的一幕，“他去晚了，只晚了一天……贺兰王都已被萧綦攻破，尸积如山，血流成河。王族上下全部处死，妇女婴儿无一幸免。原本他还有最后一丝期望，指望母亲被逐出王族，不在处死之列。可当他赶到母亲所居的村庄，整个村子都已经化为一片火海。他在家中残垣断壁里，找到了两具焦黑的尸首，母亲紧抱着妹妹，双双惨死。”

我听得喘不过气来，眼前浮现出那可怖的一幕，仿佛看见一个绝望疯狂的少年，在废墟中发出凄厉哭喊。战祸里人命如蝼蚁，上至皇族，下至平民，概莫能免。纵然萧綦没有屠杀平民，平民也受池鱼之苦，受害最烈。哪个将军手上没有血债累累，谁的功勋不是白骨堆积？

贺兰箴依然仰着头，似已僵化为石。

此刻眼见他跟随在萧綦身后，我心急若焚，恨不能奔到他面前示警。

身侧贺兰箴冷笑一声，手按在我腰间，低声道：“若不想陪他同死，就不要妄动。”

我咬唇，一语不发。

他压低声音，笑得阴险，“好好瞧着，很快你便要做寡妇了。”

我霍然回头看向场中，萧綦已至校场中央，九员大将相随于后。他身后传令官挥动令旗，分指两侧，号令一队黑甲铁骑迅疾而至。

此时，萧綦突然掉转马头，向右驰去。身后铁骑一字横开，重盾步兵截断去路，阵形疾驰如灵蛇夭矫，转眼便将萧綦与徐绶分隔左右两翼。

萧綦领了右翼，竟径直向我们藏身的林地驰来。

徐绶被围在左翼，勒马团团四转，进退无路，四下重盾甲兵如潮水涌至，收紧阵形，将他迫向阵形中央。徐绶几番催马欲退，却已身不由己。

“不好！”贺兰箴失声低呼。



三年前犒军初见，也是遥遥一眼，也是这般雄姿英发……今日往昔，俱在这一刻重叠。

猎猎长风吹乱鬓发，我闭上眼睛，凄楚如潮水淹没心底。

贺兰死士尽数伏诛。

当先攻上的兵士小心翼翼带下了那名“王妃”。

萧綦策马驰向前去，没有护卫，只有一个持长枪的银甲将军紧随在侧。

贺兰箴紧紧地扣住我的咽喉。

我发不出声音，这一刹那，悲哀地记起，萧綦不认得我，连我的容貌也不曾瞧过一眼。

搀扶着“王妃”的士兵已将她送到马前，离萧綦不过丈许。

萧綦驻马，那王妃颤巍巍挣脱旁人，向他走去，衣袂鬓发迎风飘拂。

她抬头，双臂扬起。

“她不是王妃！”萧綦身侧的银甲将军蓦然大喝，跃马抢出，红缨铁枪横扫，于半空中银光交剪，铿然击飞一物。假扮王妃的小叶不退反进，扬手又是两道寒光射出。眼见那银甲将军闪避不及，剑光乍现，萧綦一剑横削，击落飞刀。银甲将军反手一枪刺倒了小叶。

“留下活口！”萧綦大喝。

左右一拥而上，便要擒下小叶。

小叶一声凄厉长笑，翻腕将最后的飞刀扎进自己胸膛，“少主珍重——”

最后一个字猝然而断，她扑倒，血溅黄沙。未待我看清眼前变故，只觉身子一紧，旋即腾起，竟被贺兰箴拖上马背。

他紧紧将我挟在身前，催马扬蹄，冲向校场。

人惊马嘶风飒飒。

晨光照耀铁甲，枪戟森严，一片黑铁般潮水横亘眼前。

在那潮水中央，萧綦英武如神祇的身影，迎着晨光，离我越来越近。越过千万人，越过生死之渊，他灼灼目光终于与我交会。

我看不清那盔甲面罩下的容颜，却被那目光，直烙进心底。

眼前军阵霍然合拢，步骑重盾在后，矛戟在前，齐刷刷发一声吼，将我团